

西游 游記



吴承恩 著

岳麓书社

中



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
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
须看西游释厄传。盖闻天地之数，
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
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年。
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
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
而未则西驰；申时哺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
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暗而万物苍矣，
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
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岁，
亥会告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
即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
有日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谓之四象，
故曰天开于子。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告终，
近丑之会，而逐渐坚实。《易》曰：「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至此，地始凝结，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丑会，重浊下降，
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土石土，谓之五行，
故曰地辟于丑。又经五千四百岁，丑会终而寅会之初，
发生万物。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
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正谓天地人，
三才定位。故曰人生于寅……

古典名著

字本

六名著
字本

吴承恩 著

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陲；申时哺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

至于大数，若到戊会之终，则天地昏缁而万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

而兩間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庚下起元，近子之會，而復逐漸開明。

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

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謂之四

故曰天开于子。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将终。

近丑之会，而逐渐坚实。《易》曰：『大哉乾元！』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0001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0012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0023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0034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0045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0055
第 七 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0066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0074
附 录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0084
第 九 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0095
第 十 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0104
第 十 一 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0114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0125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0135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0145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0158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0169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0181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0194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0203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0214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0225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0236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0246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0257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0268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0280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0290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0301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0311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0321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0333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0346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0358

-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0370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0382

中 册

-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0393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0404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0416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0427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0439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0451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0463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0475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0487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0499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0510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0522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0534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0544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0556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0566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岷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0577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0589

- | | | | |
|-------|----------|----------|------|
| 第五十四回 | 法性西来逢女国 | 心猿定计脱烟花 | 0601 |
| 第五十五回 | 色邪淫戏唐三藏 | 性正修持不坏身 | 0612 |
| 第五十六回 | 神狂诛草寇 | 道昧放心猿 | 0624 |
| 第五十七回 |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 0636 |
| 第五十八回 | 二心搅乱大乾坤 | 一体难修真寂灭 | 0646 |
| 第五十九回 |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 0656 |
| 第六十回 |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 0667 |
| 第六十一回 |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 0678 |
| 第六十二回 | 涤垢洗心惟扫塔 | 缚魔归正乃修身 | 0690 |
| 第六十三回 | 二僧荡怪闹龙宫 | 群圣除邪获宝贝 | 0700 |
| 第六十四回 | 荆棘岭悟能努力 | 木仙庵三藏谈诗 | 0711 |
| 第六十五回 | 妖邪假设小雷音 | 四众皆遭大厄难 | 0722 |
| 第六十六回 | 诸神遭毒手 | 弥勒缚妖魔 | 0732 |
| 第六十七回 | 拯救驼罗禅性稳 | 脱离秽污道心清 | 0742 |
| 第六十八回 |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 0753 |
| 第六十九回 | 心主夜间修药物 | 君王筵上论妖邪 | 0764 |

下 册

- | | | | |
|-------|---------|---------|------|
| 第七十回 | 妖魔宝放烟沙火 | 悟空计盗紫金铃 | 0775 |
| 第七十一回 | 行者假名降怪犼 | 观音现象伏妖王 | 0787 |
| 第七十二回 | 盘丝洞七情迷本 | 濯垢泉八戒忘形 | 0799 |
| 第七十三回 | 情因旧恨生灾毒 | 心主遭魔幸破光 | 0811 |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0823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0835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0847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0859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0871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0881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0891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0902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0913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0925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0936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0947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0959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0971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0981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0991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1001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1011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1022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1033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1043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1052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1062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1071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1084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1095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1103

第三十八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却说孙行者按落云头，对师父备言菩萨借童子、老君收去宝贝之事。三藏称谢不已，死心塌地，办虔诚，舍命投西，攀鞍上马，猪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拢着马头，孙行者执了铁棒，剖开路，径下高山前进。说不尽那水宿风餐，披霜冒露，师徒们行罢多时，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马上高叫：“徒弟啊，你看那里山势崔巍，须是要仔细提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师父休要胡思乱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无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么这等难行？我记得离了长安城，在路上春尽夏来，秋残冬至，有四五个年头，怎么还不能得到？”行者闻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还不曾出大门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谎，人间就有这般大门？”行者道：“兄弟，我们还在堂屋里转哩！”沙僧笑道：“师兄，少说大话吓我，那里就有这般大堂屋，却也没处买这般大过梁啊。”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孙看时，把这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八戒听说道：“罢了！罢了！我们只当转些时回去罢。”行者道：“不必乱谈，只管跟着老孙走路。”

好大圣，横担了铁棒，领定了唐僧，剖开山路，一直前进。那师父在马上遥观，好一座山景，真个是：山顶嵯峨摩斗柄，树梢仿佛接云霄。青烟堆里，时闻得谷口猿啼；乱翠阴中，每听得

松间鹤唳。啸风山魅立溪间，戏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惊张（惊动）猎户。好山！看那八面崔巍，四围险峻。古怪乔松盘翠盖，枯摧老树挂藤萝。泉水飞流，寒气透人毛发冷；巅峰屹屹，清风射眼梦魂惊。时听大虫哮吼，每闻山鸟时鸣。麋鹿成群穿荆棘，往来跳跃；獐狝结党寻野食，前后奔跑。伫立草坡，一望并无客旅；行来深凹，四边俱有豺狼。应非佛祖修行处，尽是飞禽走兽场。那师父战战兢兢，进此深山，心中凄惨，兜住马，叫声：“悟空啊，我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孙大圣闻言，呵呵冷笑道：“师父不必挂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进，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师徒们玩着山景，信步行时，早不觉红轮西坠，正是：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

那长老在马上遥观，只见那山凹里有楼台迭迭，殿阁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时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厢有楼阁不远，想必是庵观寺院，我们都到那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罢。”行者道：“师父说的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圣跳在空中，仔细观看，果然是座山门，但见八字砖墙泥红粉，两边门上钉金钉。迭迭楼台藏岭畔，层层宫阙隐山中。万佛阁对如来殿，朝阳楼应大雄门。七层塔屯云宿雾，三尊佛神现光荣。文殊台对伽蓝舍，弥勒殿靠大慈厅。看山楼外青光舞，步虚阁上紫云生。松关竹院依依绿，方丈禅堂处处清。雅雅幽幽供乐事，川川道道喜回迎。参禅处有禅僧讲，演乐房多乐器鸣。妙高台上昙

花坠，说法坛前贝叶^{（代指佛教、佛法）}生。正是那林遮三宝地，山拥梵王宫。半壁灯烟光闪烁，一行香霭雾朦胧。孙大圣按下云头，报与三藏道：“师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好借宿，我们去来。”

这长老放开马，一直前来，径到了山门之外。行者道：“师父，这一座是甚么寺？”三藏道：“我的马蹄才然停住，脚尖还未出镫，就问我是甚么寺，好没分晓！”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为僧，须曾讲过儒书，方才去演经法，文理皆通，然后受唐王的恩宥，门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认得？”长老骂道：“泼猢狲，说话无知！我才面西催马，被那太阳影射，奈何门虽有字，又被尘垢朦胧，所以未曾看见。”行者闻言，把腰儿躬一躬，长了二丈余高，用手展去灰尘道：“师父，请看。”上有五个大字，乃是敕建宝林寺。行者收了法身，道：“师父，这寺里谁进去借宿？”三藏道：“我进去。你们的嘴脸丑陋，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倘或冲撞了本处僧人，不容借宿，反为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请师父进去，不必多言。”

那长老却丢了锡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径入山门，只见两边红漆栏杆里面，高坐着一对金刚，装塑的威仪恶丑：一个铁面钢须似活容，一个燥眉圆眼若玲珑。左边的拳头骨突如生铁，右边的手掌峻嶒赛赤铜。金甲连环光灿烂，明盔绣带映飘风。西方真个多供佛，石鼎中间香火红。三藏见了，点头长叹道：“我那东土，若有人也将泥胎塑这等大菩萨，烧香供养啊，我弟子也不往西天去矣。”正叹息处，又到了二层山门之内，见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国、多闻、增长、广目，按东北西南风调雨顺之意。进了二层门里，又见有乔松四树，一树树翠盖蓬蓬，却如伞状，忽抬头，乃是大雄宝殿。那长老合掌皈依，舒身

下拜。拜罢起来，转过佛台，到于后门之下，又见有倒座观音普度南海之相。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装塑的那些虾鱼蟹鳖，出头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长老又点头三五度，感叹万千声道：“可怜啊！鳞甲众生都拜佛，为人何不肯修行！”正赞叹间，又见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那道人忽见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趋步上前施礼道：“师父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的，今到宝方，天色将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师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这里扫地撞钟打勤劳的道人，里面还有个管家的老师父哩，待我进去禀他一声。他若留你，我就出来奉请；若不留你，我却不敢羁迟。”三藏道：“累及你了。”

那道人急到方丈报道：“老爷，外面有个人来了。”那僧官即起身，换了衣服，按一按毗卢帽，披上袈裟，急开门迎接，问道人：“那里人来？”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后边不是一个人？”那三藏光着一个头，穿一领二十五条达摩衣，足下登一双拖泥带水的达公鞋，斜倚在那后门首。僧官见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岂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来的士夫降香，我方出来迎接。这等个和尚，你怎么多虚少实，报我接他？看他那嘴脸，不是个诚实的，多是云游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来借宿。我们方丈中，岂容他打搅！教他往前廊下蹲罢了，报我怎么！”抽身转去。长老闻言，满眼垂泪道：“可怜！可怜！这才是人离乡贱！我弟子从小儿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忏吃荤生歹意，看经怀怒坏禅心；又不曾丢瓦抛砖伤佛殿，阿罗脸上剥真金。噫！可怜啊！不知是那世里触伤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和尚你不留我们宿便罢了，怎么又说这等惫懒话，教我

们在前道廊下去蹲？此话不与行者说还好，若说了，那猴子进来，一顿铁棒，把孤拐都打断你的！”长老道：“也罢，也罢，常言道，人将礼乐为先。我且进去问他一声，看意下如何。”

那师父踏脚迹，跟他进方丈门里，只见那僧官脱了衣服，气呼呼的坐在那里，不知是念经，又不知是与人家写法事，见那桌案上有些纸札堆积。唐僧不敢深入，就立于天井里，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问讯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烦他进里边来的意思，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道：“你是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活佛求经的，经过宝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不等、不到）天光就行了。万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才欠起身来道：“你是那唐三藏么？”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经，怎么路也不会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贵处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远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卖饭的人家，方便好宿。我这里不便，不好留你们远来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出家人）的馆驿，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怎么不留我，却是何情？”僧官怒声叫道：“你这游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说话！”三藏道：“何为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进了城，家家都闭门。虽然不咬人，日前坏了名。”三藏道：“怎么日前坏了名？”他道：“向年有几众行脚僧，来于山门口坐下，是我见他寒薄，一个个衣破鞋无，光头赤脚，我叹他那般褴褛，即忙请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斋饭，又将故衣各借一件与他，就留他住了几日。怎知他贪图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个年头。住便也罢，又干出许多不公的事来。”三藏道：“有甚么不公的事？”僧官

道：“你听我说：闲时沿墙抛瓦，闷来壁上扳钉。冷天向火折窗棂，夏日拖门拦径。幡布扯为脚带，牙香偷换蔓菁。常将琉璃把油倾，夺碗夺锅赌胜。”三藏闻言，心中暗道：“可怜啊！我弟子可是那等样没脊骨的和尚？”欲待要哭，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泪，忍气吞声，急走出去，见了三个徒弟。那行者见师父面上含怒，向前问：“师父，寺里和尚打你来？”唐僧道：“不曾打。”八戒说：“一定打来，不是，怎么还有些哭包声？”那行者道：“骂你来？”唐僧道：“也不曾骂。”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骂，你这般苦恼怎么？好道是思乡哩？”唐僧道：“徒弟，他这里不方便。”行者笑道：“这里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观里才有道士，寺里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济事，但是和尚，即与我们一般。常言道，既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你且坐，等我进去看看。”

好行者，按一按顶上金箍，束一束腰间裙子，执着铁棒，径到大雄宝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装假像，内里岂无感应？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今晚特来此处投宿，趁早与我报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顿棍打碎金身，教你还现本相泥土！”这大圣正在前边发狠捣叉子（找茬，寻衅生事）乱说，只见一个烧晚香的道人，点了几枝香，来佛前炉里插，被行者咄的一声，唬了一跌，爬起来看见脸，又是一跌，吓得滚滚踉踉，跑入方丈里报道：“老爷！外面有个和尚来了！”那僧官道：“你这伙道人都少打！一行说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报甚么！再说打二十！”道人道：“老爷，这个和尚，比那个和尚不同，生得恶躁，没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样？”道人道：“是个圆眼睛，查耳朵，满面毛，雷公嘴。手执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

要寻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即开门，只见行者撞进来了，真个生得丑陋：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门关了。行者赶上，扑的打破门扇，道：“赶早将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僧官躲在房里，对道人道：“怪他生得丑么，原来说大话，折作的这般嘴脸。我这里连方丈、佛殿、钟鼓楼、两廊，共总也不上三百间，他却要一千间睡觉，却打那里来？”道人道：“师父，我也是吓破胆的人了，凭你怎么答应他罢。”那僧官战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长老，我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别处去宿罢。”行者将棍子变得盆来粗细，直壁壁的竖在天井里，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们从小儿住的寺，师公传与师父，师父传与我辈，我辈要远继子孙。他不知是那里勾当，冒冒实实的，教我们搬哩。”道人道：“老爷，十分不魑魍，搬出去也罢，扛子打进门来了。”僧官道：“你莫胡说！我们老少众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里搬？搬出去，却也没处住。”行者听见道：“和尚，没处搬，便着一个出来打样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与我打个样棍来。”那道人慌了道：“爷爷呀！那等个大扛子，教我去打样棍！”老和尚道：“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你怎么不出去？”道人道：“那扛子莫说打来，若倒下来，压也压个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说压，只道竖在天井里，夜晚间走路，不记得啊，一头也撞个大窟窿！”道人道：“师父，你晓得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么样棍？”他自家里面转闹起来，行者听见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杀一个，我师父又怪我行凶了。且等我另寻一个甚么打与你看看。”忽抬头，只见方丈门外有一个石狮子，却就

举起棍来，乒乓一下打得粉乱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儿里看见，就吓得骨软筋麻，慌忙往床下拱，道人就往锅门里钻，口中不住叫：“爷爷，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问你：这寺里有多少和尚？”僧官战索索的道：“前后是二百八十五房头，共有五百个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个和尚都点得齐齐整整，穿了长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师父接进来，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爷爷，若是不打，便抬也抬进来。”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说吓破了胆，就是吓破了心，便也去与我叫这些人来接唐僧老爷爷来。”

那道人没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门，从后边狗洞里钻将出去，径到正殿上，东边打鼓，西边撞钟。钟鼓一齐响处，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上殿问道：“这早还不晚哩，撞钟打鼓做甚？”道人道：“快换衣服，随老师父排班，出山门外迎接唐朝来的老爷。”那众和尚，真个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裊衫，无的穿着个一口钟直裰，十分穷的，没有长衣服，就把腰裙接起两条披在身上。行者看见道：“和尚，你穿的是甚么衣服？”和尚见他丑恶，道：“爷爷，不要打，等我说。这是我们城中化的布，此间没有裁缝，是自家做的个一裹穷。”行者闻言暗笑，押着众僧，出山门下跪下。那僧官磕头高叫道：“唐老爷，请方丈里坐。”八戒看见道：“师父老大不济事，你进去时，泪汪汪，嘴上挂得油瓶。师兄怎么就有此獐智，教他们磕头来接？”三藏道：“你这个呆子，好不晓礼！常言道，鬼也怕恶人哩。”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甚是不过意，上前叫：“列位请起。”众僧叩头道：“老爷，若和你徒弟说声方便，不动杠子，就跪一

个月也罢。”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这会已打断了根矣。”那些和尚却才起身，牵马的牵马，挑担的挑担，抬着唐僧，驮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齐都进山门里去，却到后面方丈中，依叙坐下。众僧却又礼拜，三藏道：“院主请起，再不必行礼，作践贫僧，我和你都是佛门弟子。”僧官道：“老爷是上国钦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识尊仪，与老爷邂逅相逢。动问老爷：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荤？我们好去办饭。”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这个爷爷好的吃荤。”行者道：“我们也吃素，都是胎里素。”那和尚道：“爷爷呀，这等凶汉也吃素！”有一个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问：“老爷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饭方彀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尚，问甚么！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锅灶，各房中安排茶饭，高掌明灯，调开桌椅，管待唐僧。

师徒们都吃罢了晚斋，众僧收拾了家火，三藏称谢道：“老院主，打搅宝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师徒却在那里安歇？”僧官道：“老爷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区处。”叫道：“那壁厢有几个人听使令的？”道人说：“师父，有。”僧官吩咐道：“你们着两个去安排草料，与唐老爷喂马；着几个去前面把那三间禅堂，打扫干净，铺设床帐，快请老爷安歇。”那些道人听命，各各整顿齐备，却来请唐老爷安寝。他师徒们牵马挑担出方丈，径至禅堂门首看处，只见那里面灯火光明，两梢间铺着四张藤屉床。行者见了，唤那办草料的道人，将草料抬来，放在禅堂里面，拴下白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间，灯下两班儿立五百个和尚，都伺候着，不敢侧离。三藏欠身道：“列位请回，贫僧好自在安寝也。”众僧决不敢退。僧官上